139

擁護奢侈

(嵩鱗)

在下在暇空的時候、終是看小報、昨天看「阿要開心」報何國喬大作「打倒奢侈」一篇、看了倒有些不滿了、所以不得不耐著做一篇、刊在本報、但是未作正文、先要□明一聲、就是在下並不是好打扮的一份子、這件事是要閱者明瞭的、

一羣女子、是應該奢侈、何以呢、因為如果他們不奢侈、新裝束就要不適用、新裝束不適用、那一羣有藝術家頭銜的朋友、就要餓死了、換一句顯明的話說、女子實實在在在那裏救濟他們呢、但是話又說回來了、女子們要救他們的、不信且看下面、

常言道、「三分本相、七分打扮」、這兩句話、就可知道了、如果她們不(指時髦女子言)去備新裝束來打扮、恐怕她們就不免要狐狸現原形、都變成面如黃嗽榴的臉兒、比粗俗的鄉下女子還要難看、臉難看、她們由什麼人頭上、還能夠吃大菜坐汽車呢、

這樣說起來、奢侈是應當擁護的了、藝術家和美女子、你們想對麼、

品歌曼舞星光錄

(謎地)

上海電影公會、為籌備募經費起見、特聯合全上海之男女電影明星參加、開一空前絕後破天荒之遊藝大會、其表演之各種遊藝、均係各明星平生之拿手傑作、聚精會神、興高采烈、如此盛大之遊藝會、實為藝壇上從來所未有之創舉、記者為本報搜集資料起見、特于開會之第一夕、(即三十一晚)偕周子元君、與亞東公司導演保祿君、及明星邵莊林張慧琳一雙賢伉儷同往、至則場中座位業滿、予即開始搜集資料、筆錄如次、

▲中央門首喜冲冲 六馬路中央大戲院門首、高紮五彩牌樓、金碧輝煌、電炬通明、照耀如同白晝、正中紮有斗大用電燈製成之「上海明星大會串」七字、處處有紅綠電燈數百盞、五光十色、燦爛奪目、門前兩旁之汽車馬車、綿延極長、不知者幾疑中央大戲院中、有人家辦喜事矣、

▲前後台職員擁擠 此次大會分配各職員之職務頗多、如京劇幹事、新劇幹事、歌舞幹事、武術幹事、場務幹事、佈置幹事、及宣傳廣告文書會計庶務招待總務糾察等等幹事、額外另有新加入者頗多、聞人數總計有二百餘人之衆、前後台擠不堪、後台地方狹窄、更覺擠塞、觸目所見、均為胸懸綢帶之職員、其帶上書明此人之姓名、及其所司之職務、一目了然、絕無尊姓大名、互相客套之苦、職員中間有大小報之記者、如徐恥痕周世勳沈吉誠等、胸際均懸一湖色綢帶、其職務最為奮力、獨一周世勳君較為忙碌、蹀躞往來、片刻不停、交際手腕之靈活、高人一等、其記者綢帶上、尚須加一交際員之頭銜、名副其實、較為確切矣、

▲歐化色彩之加官 京劇舞台上的跳加官、其裝束無非紗帽龍袍而已、此次之加官裝束、頗覺別緻、係為王元龍所飾、服大禮帽與大禮服、足登皮鞋、擁聲橐橐而出、如此加官、全係歐化色彩、別開生面、妙趣橫生、最後加官例須獻以「南北統一」、「五族共和」之手摺、今則別創一格、其字句易為「藝術尚未成功」「同志仍須努力」、如此妙語、不知出自何人手筆、諒亦中山先生遺訓之一種宣傳歟、

▲蓮英夢幻式之乳娘曲 楊耐梅女士之乳娘曲、久已膾炙人口、共聲贊揚、是晚在中央而演者、不特歌之平日、格外賣力、即其聲調亦極悲慘、聞者酸鼻、咸有悽然下淚之意、服黑色彩褲、色潔雅素、歌時將全場電燈關閉、□星黑暗、又從黑暗中映以慘綠色電光、鬼氣陰森、耿極可怖、此情此景、宛若蓮英夢景、見之毛髮悚然、

▲階級複雜之□□□ □不平一、乃一描寫有產與無產階級間之等級、不平則鳴、即此劇情、劇中人為蕭英之督辦、王獻齋之行長、楊耐梅之小姐、朱飛之書記、周文珠之丫頭、費柏清之馬夫、謝雲卿之印捕、鄭正秋之乞丐、邵莊林之狗、表演時成一貫串式、成一蛸吃一蟻、恣勢、首為督辦、尾為一犬、中間經過層層剝削之階級、不平等之待遇、益覺顯明、內以邵莊林之扮狗最為發噱、至末被□受痛時之汪汪汗利□聲悲鳴、形容最佳、宛若逼真、難而可貴、則予稱邵君為狗明星也、一笑、

▲女明星裝束之一瞥 樓上樓下、以女明星居多、星光燦爛、目迷神炫、衣錦花秀、爭奇鬥勝、韓雲珍御皮領妃色軟緞斗蓬、是夕氣候極熱、閨座莫不揮汗如雨、獨韓不覺酷熱、猶抖縮作畏寒狀、見之頗覺不解、下汽車後、即上樓至於廂座中觀劇、魏秀寶服玄色旗袍、與周世勳等在路口每飲冰汽水數瓶、有人詢以不覺腹痛乎、魏答□喀要勁、趙靜霞御綠色緊身□夾□妃色紗裙、站立台前觀劇多時始去、王漢倫服粉紅色彩裙、春風滿面、喜氣揚揚、宛若一新嫁娘、吳素馨吳素秋一對姊妹之花、姊服錯花黑衫、妹服粉紅花衫、胸際懸一花球、其外尚有亞東公司邵莊林之未婚夫人張慧琳女士、亦服花花綠綠之衫、坐於戲房開首、狂吸香煙與汽水不已、與人交接時、大操其阿拉方言、予之一瓶汽水、由周子元琪遜來、視之僅有半瓶、聞係張女士飲剩者、飽嘗美人香口餘下之物、自覺豔福不淺、惟此事不能被邵莊林所知、否則必酸溜溜大發醋興矣、

▲陳一棠上台采聲四起 陳一棠係大中華百合之演員、且係近代之名票友、其京劇早已膾炙人口、共聲贊揚、是夕飾梅龍鎮中之李鳳姐、一舉一動、極似弱女身段、演至挑簾一段、兩足踏地不穩、竟成元寶翻身、雖未傾跌、然已滿頭大汗、雙頰暈紅、台下哄然大嘩、與鼓掌聲喝彩聲、併成一片、喧鬧不已、當有洪深君站立中間、高聲向衆曰、「請諸位守秩序」、此言一發、全場沉寂、

▶抱病出風頭之宣景琳 宣景琳女士、照耀目中、有與余漢民號稼農合演之虹霓關、將出場時、忽台側懸一牌、聲明宣景琳女士、為抱病而來、不週之處、請為原諒、其時觀衆歡迎之熱忱、無此又為之一振、而同時由外面送上花籃多只、陳列台前、台側又設一桌、上列銀杯錦具、皆各界公送者、另有吳昌碩所題之匾額一方、上書「傳樂風飄」四字、亦題贈景琳女士者、故是夕宣景琳雖係抱病登台、風頭極健、已出至一百二十倍矣、

▲毛韶珂為女送茶 毛劍佩女士演罵殿一劇、唱至口渴時、由乃父韶珂出為送茶、其愛女之心切、無微不至、台下又拍掌稱妙不止、

▲王元龍大打出手 王元龍飾三本鐵公雞中之張嘉祥、扮相威武、真刀真鎗一場打武、尤覺生色、惜是時台下賓衆已散去不少、壓軸戲已不及觀全、即四散而去、否則台下又必博得采聲不少也、其外預屑見聞尚多、不及備載、其第三四兩夕之遊藝會、記者或須再往一探、容再報告讀者也、

實行復辟之黃笑芳

(玄玄)

海上女子、競尚新裝飾、自□□□□、莫不皆求一新、剪髮以後、咸以鴨屁股式為無上時髦、鴨屁股式自電影之星、倡門中人從而和之、乃及歌女、至今如□如雉、大□□鴨屁股式矣、日昨偶於歌場中見一妹、不特不□髮、且打辮後留劉海髮、長可二三寸、此種式樣、昔曾風行一時、當六年前、尤盛行於海上之倡門、創者為久安里之林雲仙、雲仙行七、小花園之如雲蘭和之、雲蘭行五、二人皆不羈如野騾、當時五七之名、遠過今日之香田富春樓翡、及五七移幟他去、辮後留劉海髮之風始殺、不圖五六年後、復睹此式於春江、且在剪髮大行之時、是則不可不目其為復辟矣、是妹為歌女黃笑芳、芳之面目尤酷肖林雲仙、吾友人中識林雲仙者、乍見笑芳、媿欲脫口呼阿雲「阿雲、雲仙小字也」、芳於歌場盛有佳譽、隸天韶樓、暢王頗賞識之、有時、恆在本報之馬路電報中、為芳張目、芳亦能善事暢王、然則復辟之號、大可尋味矣、

琴音錄

(九)

(平不擺)

趁一星期、慧君邀余宴於南洋、時吾報大羅天已出版、慧君即以所獻豔六玉照與吾、命鑄版刊之、余曰、既刊其倩影、當附以小史、君有暇、請君自草之、否則、當以略史告我、慧君曰、可、吾當召之來、由君探詢可也、箋去、豔六未來、豔冰代至、慧君詢其故、豔冰初不肯直告、後因吾二人一再追究、乃曰、已不知齎往何處矣、慧君聞言、絕如平地一聲雷、頓時魂魄若失、余慰之曰、妓女無情、自古已然、於今為烈、君又何必如是、君苟有錢、海上不乏無佳妓、任君擇取之可矣、慧君曰、吾尚有照片及衣服等在豔六處、照片中且有語致豔六、既負我、則就之、勢不能不毀此照、否則、有據在伊處、一旦豔復出、與吾為難、吾將如之何、余曰、此決不發生法律問題、伊既背君、何敢復來尋君、休矣、毋以此為念也、然吾觀慧君、中心忐忑甚不安、至是忽得妙策、乃語之曰、豔六已矣、吾當為君召寶琴來、一則可以叶前日謊君之氣、二則聊解汝之抑鬱、言已、立書箋召之、且以語告慧君曰、琴性頗溫文、君苟悅之、宜徐圖之、不可過於親近、致觸琴怒、且被其竊笑也、

▲ 馬路電報 ▼

開心新記公司之『十三號包廂』、已完全攝成、規模太小、惟前所攝之跳舞場一幕、不能合用、該公司不計成本、寧願犧牲、故定初六日重行開攝、□該片成本逹萬餘金云、(吉)

珍藝記塑唱機公司

新式大小留音機特別大減價三星期

聲音正確 機件堅固

地址 四馬路望平街東首中西藥房對門

飛矣小鳥

(玉郎)

范某、滬安人、寄寓滬上、十有餘年、前歲、因鑒於皮業之能牟利、乃商之皮商某西人、欲與西人所設之廠、謀交易上之往來、已即設一小規模皮革公司於西門某弄、西人因其為廠中重要職員、允供給並代製皮事、如是者數月、范某漸不支、□黝其朋其友與彼合股、已則儼然一大老板、數月以來、皮業並無發展、虧折甚多、朋友於是皆洗手不幹、范某仍欲彼等繼續、謂包可賺錢、二人怒與之決裂、范某盛氣之下、獨謀發展、無如資本不充、如是一年、竟不能支、外面信用亦漸失、西人懼、不□交易、並索欠款、即嚇然二萬金也、其事延宕至今、尚未解決、然而范某雖虧折、奈何分文無進而負此重債耶、諸君毋噪、余當為之道破、

范某、家有妻室、而又別營金屋、實行其藏嬌主義、一人二處開支、妻處尚不生問題、惟其妾處、不能馬糊也、然范某非富翁、焉有巨金供其妾之揮霍耶、於是不得不轉念頭於其所業上矣、所有收入、悉供其妾揮霍、嘗謂其友人曰、娟娟小鳥、依依可人、吾雖將所有收入、供其使用、不吝也、豈知禍不單行、禍無雙至、皮業失敗、虧折過巨、西人不允與交易、(代製皮及供給皮)於是生財之道絕、所入既微、當不能再供其妾之揮霍矣、妾見其頭日現窘狀、乃偕小白臉某、雙雙鴻飛冥冥矣、或有詢之者曰「君小鳥安在」、彼則嘆曰、「唉！小鳥從此飛矣、不談不談」、

致誠守

誠守足下、承君厚意、代吾答沈某、然此舉雅非弟所願、蓋沈某為人、素好謾罵、不僅對弟如是、劍據友人言、如洪洪水、俞逸芬、馮夢雲、江柳聲、……等、皆在文壇上稍有名者、沈某均嫉之如仇、非譏諷之、不足快其心、且其被謾罵者、能一一答之、則沈某之名出、沈某之心更大快而特快、足下何昏昏、竟墮其計、弟意以為、無論沈某在本報、或玫瑰報中、騙笑柄兒、吾二人可置之不理、讀者不之□、明達之士、誑言亂語、其誰信之、倘斤斤與之辨、不管失吾人之身分也、懇足下「代張超答」一篇、從此中止、為盼為盼、(張超)

示兒子誠守

(一)

(家父)

兒子誠守原文、初曰、「讀家父文」、再曰、「亦我家祖誠守應告家父也」、初句、是自謙卑之辭、次句、用「應告」二字、猶彬彬有禮、我一旦得此好兒子、誠可大樂、惜此子少讀書、「語曰、養子不教父之過」、「此二句是爹爹抄兒子原句」、「自註」、況遲份已定、設或不教、行將遺吾家之羞、書此示之、

解題

張超曰、「家父何人耶」、人未有不識「阿父」者、有之、今當自張超始、豈張超為孔北海「註一」弟子、果然、則其人殆衣冠禽獸也、若否、兒子誠守評張超深矣、甬江名士、稱於時者、烏一蝶、倪軼池、莊病骸、吾皆曾聞其名、亦心儀其人、然未曾聞有張超、更未曾聞張超「善以筆戰著稱四明」、「此句爹爹抄兒子原文、通否、爹爹不負責、自註」、今年、見讀紅梅特刊、方知有張超、伶人非捧名不彰、伶名已噪、捧角者之名亦隨之而起、世好名之徒、每藉捧角以圖已名之揭、張超其一也、

芳卿老六丟福爾摩斯

(張飛)

福爾摩斯、將妓女芳卿老六倩影、刊諸報上、僞謂該報圖畫記者褚慕光女士、被吾大羅天報同人、揭穿西洋鏡、以此自欺欺人、安得不為讀者所竊笑乎、近聞芳卿老六、頗欲致函詰福爾摩斯、苦乏人為之執筆、鄙人不揣冒昧、敢效毛遂自荐、代擬致該報稿一紙、不知能得芳六同意否、

福爾摩斯報諸先生均鑒、貴報前曾將儂倩影、刊諸報端、而署其名曰貴報圖畫記者褚慕光女士、儂見之、以為貴報必有其人、故雖與吾貌絕肖、吾但奇之而已、初不敢即謂儂之化身也、後據嫖客言、褚慕光女士、確有其人、蓋即某眼鏡公司老班褚先生之女也、儂固好事者、乃輾轉託人欲一覩彼褚慕光女士者、果與吾貌有相肖否、及得窺見之後、竟出儂意料之外、無論面貌身材、絕不與儂相似、後復據客言、大羅天報已將貴報之重幕揭穿、儂始知貴報之褚慕光女士者、即儂之自身也、無怪各嫖客多以書事求儂者、致吾誠莫知其所以、客有狡者、且為吾與姚吉光必有關係、不然、何又名慕光、貴報何昏昏、既欺讀者、復欲害儂耶、吉光何人、吾何曾知之、其光之是否可慕、尚屬一問題、儂一妓女耳、只知慕孔方兄多、慕嫖客年少美貌、所謂光者、無論其為電燈光、火油燈光、或暗淡之微光、似均無所慕也、至於大羅天報上所謂吃光、用光、當光、是又儂翟姊妹所不欲聞、不忍聞矣、其餘如嫖光先生、吏願絕不上門、抑貴報不自稱一為小報界中之俊者乎、以儂操至賤之業之妓女、即能畫畫、何敢為貴報作圖畫記者、而致輕貴報之身價也、今不知貴報同人、存何居心、稱儂為女士、以妓女[illegible]貴報之圖畫記者、為至尊無[illegible]上之榮幸、自棄地何至此耶、豈不被讀者所忽視乎、要之儂為一可憐之妓女、決不敢妄冀虛榮、但求淫業不落於人而已、今貴報如此與儂惡作劇、雅非吾所素願、為特函[illegible]、俾嫖客皆盡知儂即為[illegible]卿老六、而非貴報之圖畫記者褚慕光女士、則[illegible]大焉、

夜遊達旦記

(常山客)

年逢夏日、余必小病、即不病精神亦必特憊、蓋余性畏暑也、故每六月、一切應酬即開始謝絕、非必不得已者不往、浪遊無論矣、朋輩皆以「夏眠病」相戲、余亦自承不諱、今歲炎畏更甚、延至此刻猶不見稍減、因是余每日除赴公事房外、輒閉門靜坐、閱書消遣、乃不料事出意外、竟成前宵浪遊達旦之變局、立不可無記、初、老友蔣驥黃君為白崇禧將軍之令姪所約、入上海黨務訓練所研究、期以二月、至本月十八日為止、星期前驥黃有書云、不日將畢業後即須出外服務、故擬相會一聚、余當覆書允之、轉瞬間遂忘其事、迨廿七日下午五時許、驥黃竟翩然降臨、堅邀同出一遊、余以至友之請、拒之非禮、即整衣偕出、順道訪駱大荒、大荒亦已久不見故人、欣然大樂、驥黃興更濃、即提議大荒唐一夜、并聲言彼本人留滬無多日、請勿錯過機會、余與大荒即拍手贊同、方欲就道、而大荒忽得其另一友之急電、招往談話、大荒無以辭、因請余與驥黃先行、而約於春玉坊英花家聚會、英花家為大荒之行轅、間日必往、往即非留連至午夜不返、蓋安樂窩也、余等諾之、大荒乃逕去、驥黃又念及素號常山小將趙子龍之秦怪風、即邀余一同往邀、果也怪風亦以情不可却、甘願犧牲其吊嗓子、溜腰腿(怪風現方習武劇)之寶貴光陰、隨余等出門、(未完)

馬路電報

▲小金鋼鑽報、由金鋼鑽之施老闆所編、出二期即停刊、近有復活說、(梯司)

▲新中國樂會係中國音樂函授學校研究部所組織、內部分絲竹、古樂、京戲、崑曲等、現均已聘定專家指導、並聞尚在進行中有西樂部及新歌曲兩部、地址在法界敏體尼蔭路鼎吉里九號云、

[illegible]秋虫佳作之一頁

(神龍)

吾友秋虫、經丹翁之賞識、文名震遐邇、近因守制在揚、乃發憤撰一長篇小說、定五十萬言、誠擇洋大觀也、茲將第一頁預刊本報、俾讀吾報者得先覩為快、其文曰、在「水銀燈」未殺青以前、百花同日生故嘗有銀海潮銀海新潮之作、讀者幾疑描寫牛女兩星者、并此而三矣、其實非也、此書多涉兒女之私、宮春之秘、旁及伶伎風流韻艷之行、卒遞麗以銀模之花、初擬名狂花病葉記、顧卒易為「水銀燈」、百花同日生之意、世上憧憧、皆如鬼影、吾以水銀鐙燭之、洒盡能極妍、塵所遁影、斯亦溫太真然犀之所為也、抑百花同日生嘗入電影公司、觀厥水銀鐙前之工作、男女演員、面粉而眼墨、固已失廬山之眞矣、然其雜坐笑謔、猶獨有其神情、及聞導演者之聲、紛然改其故常、則木強而無情趣、何則、塗面為鬼、人人心目中自以為戲者、吾書中之男女演員、輒能忘其為戲、此雜陳之百戲、雖似特為吾書而演、究亦非均為演戲而來、而百花同日生亦非導演而為攝影者、銀鐙一瞥、適觸及人類舞台之一幕、將不止書中人不自然起其為戲、即讀此書者亦無以知書史之為戲抑否、斯百花同日生之意也、

百花同日生初無意為小說家、近年少有所作、率偶然興到語耳、然入世既深、目之所接、心之所蘊、與之俱雜、甚思所悵惘愁苦之思、悲愴狂傲之氣、與夫魑魅魍魎之形、離合悲歡之影、一以寄之此書、庶幾前不見古人矣、乃至伸紙走筆、便又涉想及乎惝恍虛渺之際、漸欲舍事實而去、則知屈子離騷、芰荷之衣、芙蓉之裳、朝蔆蒼梧、夕至縣圃、倘不得不屏人間烟火者矣、……